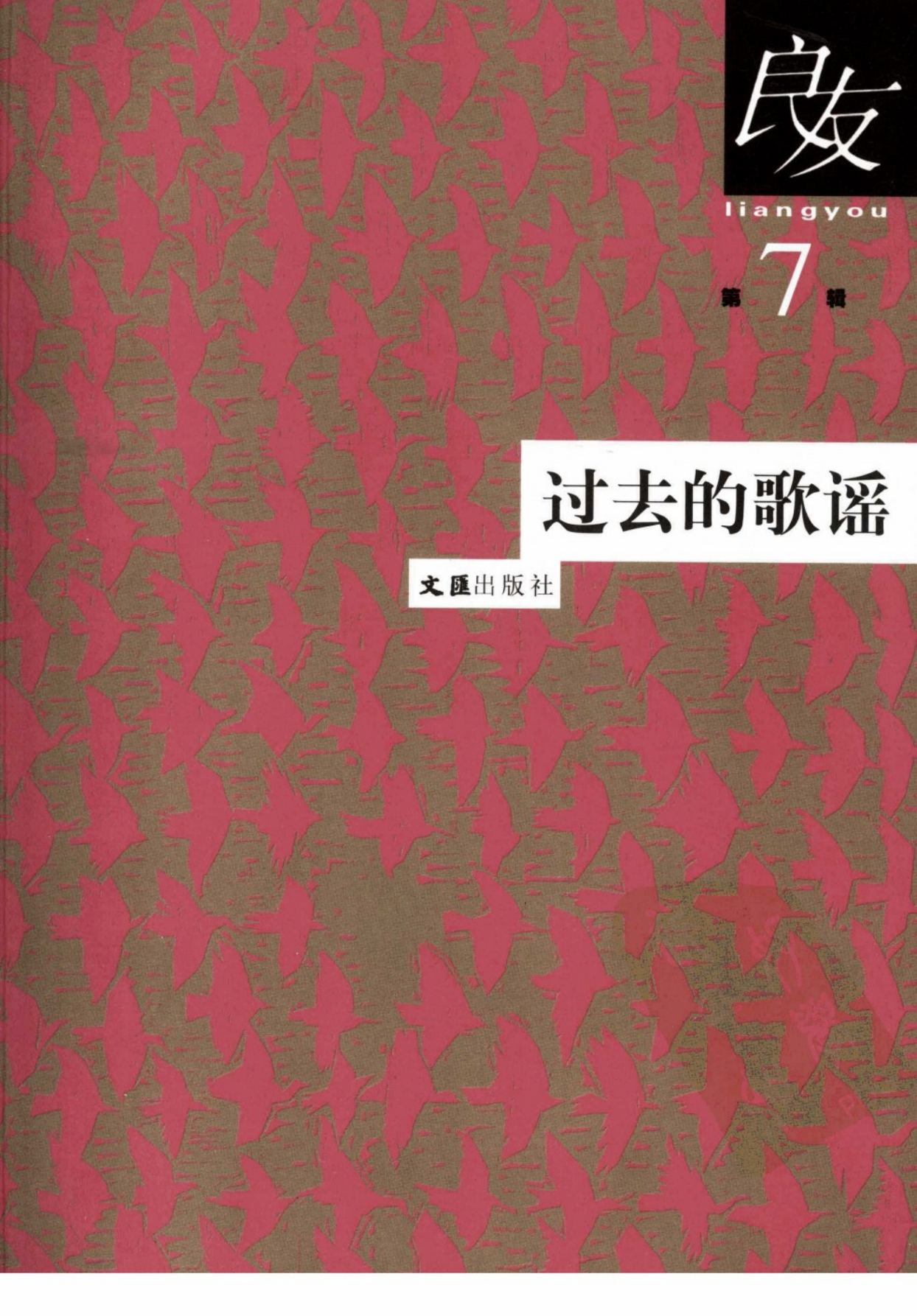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ense,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red birds in flight, set against a dark green or brownish background. The birds are oriented in various direction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良友

liangyou

第 7 辑

过去的歌谣

文匯出版社



过去的歌谣

主 编 桂国强 蔡晓滨

执行主编 臧杰 薛原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去的歌谣 / 良友书坊 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11(良友丛书)

ISBN978-7-80741-451-3

I. 过... II. 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331 号

过去的歌谣(良友丛书第7辑)

主 编 / 桂国强 蔡晓滨

执行主编 / 臧 杰 薛 原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朱赢椿 刘 俊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照 排 / 良友书装

印刷装订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50 千

印 张 /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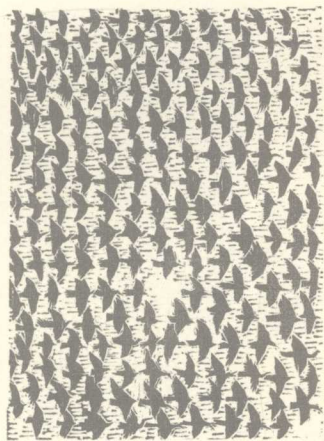
印 数 / 1-7 000

ISBN 978-7-80741-451-3

定 价 / 29 元



书写个人史







“苦涩”十年·袁兆东·001

[求职梦破碎了 / 她后来和我发生了很多故事 / 我决定辞职 / 一个没有未来的男人是可怕的 / 泪水滴落在我的腿上 / 她去了一家火爆的信息台 / 我疯了似地打她的传呼 / 她在撒谎 / 我冒充聊友给她打信息台电话 / 母亲低下头, 忽然哭了 / 做了一个创业者 / 我成了有家室的人]

蜿蜒的博士梦·雨人·043

[厌倦和期望 / 充实, 枯燥与迷茫 / 考研 / 第一次考研 / 第二次考研 / 复试 / 代价 / 另一片天空 / 导师 / 决裂 / 孤岛鲁滨逊 / 如梦初醒 / 考博和直博]



1975年海城地震日记·刘齐·063

[一次严峻考验 / 我要豁出一切 / 心头热潮翻滚 / 天塌地裂撑得住 / 我太浑了 / 《冲锋号》 / 七级地震不当事 / 装点此关山]

汉旺帐篷里的女人·邹波·094

[穿过裸露的死亡之城 / 有些村子完全消失了 / 帐篷里咳嗽的女人 / 她今天穿戴整齐 / “地震灰” / 第四天晚上 / 母子俩抱头痛哭 / 当志愿者 / W 坚决不信丈夫已死于老路 / 废墟非常干净 / 她在破碎的街头放了一挂鞭炮]



我的读书生涯·李幼蒸·111

[中学时代 / 1959-1977 年家居时期 / 1978-1988 年进单位后 / 1982-1984 年在美国 / 1988-1997 年在德国 / 1997-2000 年旧金山湾区 / 2002-2004 年巴黎购书记 / 互联网时代和书籍]

心中的影院“地图”·郭建·138

[永安电影院 / “白厦宾馆” / 广东大戏院 / 虹口大剧场 / 群众电影院 / 国际电影院 / 胜利电影院 / 解放剧场 / 东海电影院 / 大名电影院 / 百老汇大戏院 / 国光剧场 / 长治电影院 / 大光明电影院 / 金城大戏院]



1980年岁末的北岛·老虎庙·145

[去北京寻求出路 / 找北岛 / 召开《今天》杂志特别会议 / 第二届“星星画展” / 名叫小英的女孩子 / 充满书卷氛围的四合院 / 缺少的是苦难的艺术]

拜见曹禺·鲁岗·150

[被北影厂邀请去改本子 / 曹禺让我约个时间等他电话 / 先生不在家 / 听爸爸说起过你 / 曹禺来了 / 他拉着我的手]

误入歧途的钟道新·陈为人·155

[他的生存智慧 / 一支笔从小房子写到大房子 / 满满两堵墙的《四库全书》 / 不是金子就闪光 / “无中生有” / 写书不发愁 / 笔记本上的生活细节 / “孟小冬戏唱得很好” / 大家都不懂的语言 / 小船也曾有过舵 / 为自己寻找出路]



过去的歌谣 (1975—1976) ·光盘贩子·155

[那一年我十岁 / 看了《创业》电影 / 红小兵庆五一 / 内容是黑人小兄弟 / 向潘冬子学习 / 长安街通着共产主义 / 学习样板戏《沙家浜》 / 和弟弟下反帝棋 / 开门办学就是好 /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 拿起笔来做刀枪 / 要和走资派斗到底 / 要把妖风打下去]

迎接省评估组到来·黄海燕·217

[省一级评估组到来 / 一派节日景象 / 专访组没有听课 / 男的很粗暴 / 他们伤心难过 / 最担心评估组听课 / 功夫在公关 / 红地毯直伸室内 / 为“高潮”干杯 / 指责学校造假 / 书记流下了动情的眼泪]

目
录

在英国的点滴·郭初阳·233

[市长 / 地毯 / 政治课 / 食物 / 两个关键词]



流浪歌手老三·黄进业·247

[像头狮崽出现在我眼前 / 在工地上筛沙 / 在都市的背后 / 北京某编辑部的聘书 / 机器人乐队 / 决定流浪 / 卖唱与乞讨 / 心不挂在脸上]



中蒿子沟知青岁月·冯越·255

[民兵连长 / 新婚之家的三条毛主席语录 / 公社大院里的头等野鸳鸯 / 炕头上的兄弟 / 风雨中的斯诺 / 我们热爱解放军 / 还是“我们热爱解放军” / 名字叫“张可疑”]

良友稿约·254

良友余话·273

过去的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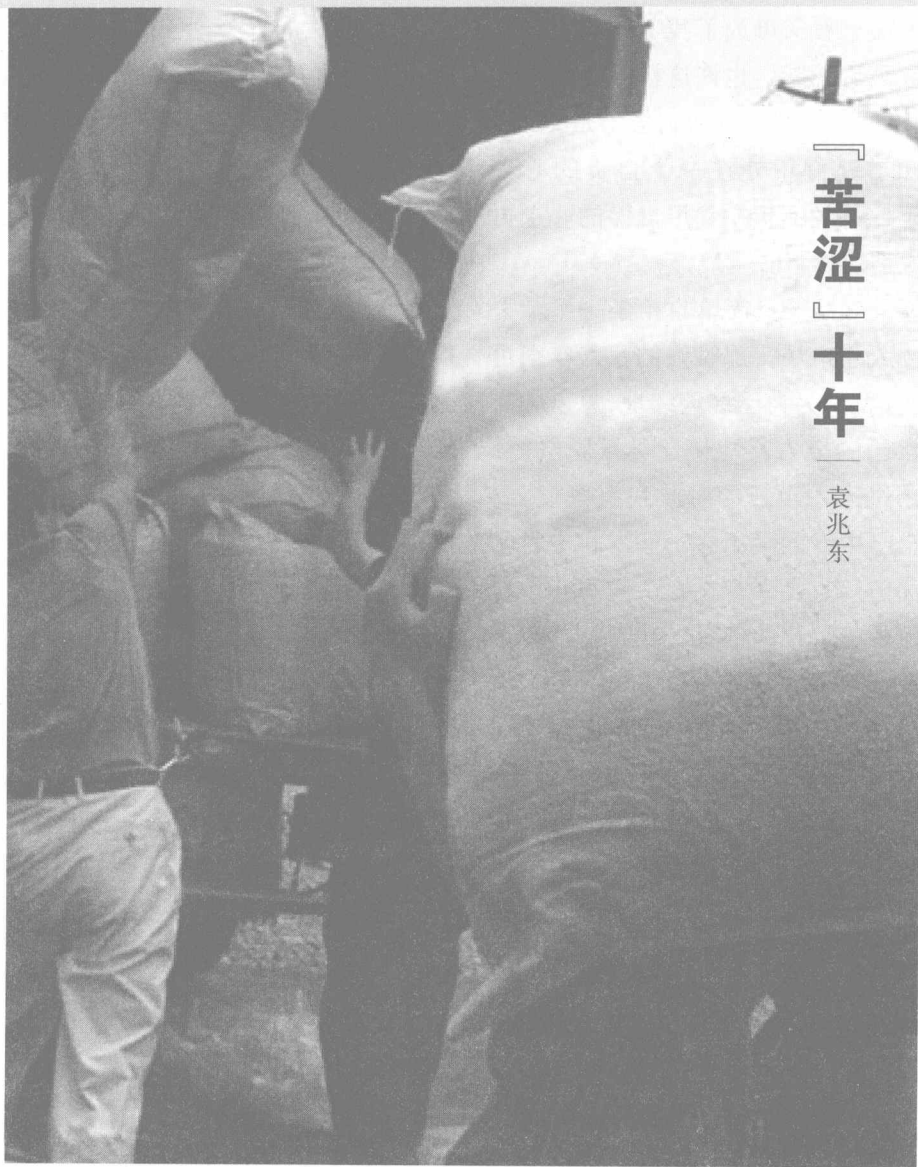


.....

壹

『苦涩』十年

——袁兆东



良友

liangyou

1

记得那是九八年的五月，同学们都回家实习了，我却没有回家，我不愿意看父母为了我工作的事再一次愁眉不展。也许这样我会更加有负罪感，而我的父母何尝不是呢？我知道他们正处在一个自责的心理下，而我不想让父母憔悴的心上再次造成伤害。

第二天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去了人才市场，那时候的我其实很可笑，总以为自己经天纬地，总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使父母摆脱贫穷。踏进人才市场的时候我有些傻眼，自己中专的学历在一些本科专科的面前简直是一个文盲。我小心地打听招聘单位的情况，我希望能有个单位收留我，哪怕这个单位再小、老板再凶我都毫不犹豫，毕竟我走出了第一步，毕竟第一步以后我将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可以孝敬我的父母，我可以梦想很多年后实现自己的理想。

应该是几次奔波中有一个公司让我去上班，我早上起来满是兴奋地向另一个留下来的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去上班了，单位在烟台科技市场里一个估计 12 平方米的办公室，

我的主要工作是跟着经理学修复印机和打印机什么的，虽然我当时是个计算机毕业的，可是对这些一点也不懂，只是负责去搬个显示器啊、送个打印头什么的。公司答应一个月给 200 块钱的工资，而且其他什么也不提供，然而就这些还让我的那个同学羡慕不已呢。

因为是实习，时间大约也就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我随着经理跑遍了烟台的边边角角，我每天都骑着那辆自行车来往公司与学校两地（因为租不起房子只有住宿舍），晚上便和同学去学校外的村子里买两个包子。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在经理把 400 块钱给我之后，我一个人来到了外面，坐在街上的石头上想了很多，我并没有把钱寄给父母，因为这两个月我已经借了我表哥 300 元钱，我必须还给他。做个有志气的人，父母经常这么和我说。

两个月后同学们陆续返校了，我要继续接待我的同学（当时我是班长），再次见到熟悉的同学我非常高兴，拿出 50 块钱请几个同学吃了顿饭。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我喝醉了，只记得自己一边流泪一边给同学们讲，我很想父母和妹妹，泪水流过自己晒黑的脸庞，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和

母亲,我仿佛看到了父亲不再那么憔悴、母亲的哮喘病也已经好了很多,那个晚上我睡得很香——我梦见了我的家人,父亲、母亲还有哥哥、妹妹和姐姐。

2

终于毕业了,我带着几分欢喜地回了家,因为我又可以见到我的父母了。我有半年没有回家了,平时信也写得很少,而电话我们村里就一部,每次打电话回去母亲总要跑几百米去接电话,想像着有哮喘病的母亲喘着气小跑,我就很少打电话了。

偶尔的信还是写的,但我总感觉自己不再是小孩子了,所以很少给父母提学校的琐事。回信的每次都是父亲(父亲曾做过20年民办教师),拿着那仿佛还带有父亲手温的信封,我总是会想起父亲。父亲是一个沉默的人,每次我们的沟通都很少,甚至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亲过我的脸,也许家里的生计已经让父亲喘不过气来,甚至生存的压力让父亲有些超负荷运转,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快些毕业能为家里分担压力,毕竟我是我家惟一的读书人。

终于拖着一个大箱子回家了,那

是我求学三年所有的结果,一些课本,几床被子。家里的情况还是那样,大姐辍学在家里帮父亲料理地里的农活。大姐当时在学校里学习很好,记得父亲不让大姐去上学的时候大姐夜里还偷偷哭过,当然父亲也很难受,甚至夜里很晚父亲还坐在床上抽烟,火光忽明忽暗映衬着父亲苍老的脸庞我偷偷地看父亲,那刻满岁月的脸上竟老泪纵横,我装作已经熟睡,转过脸自己竟也泪流满面。我们无法再责怪父亲,至今父亲说起大姐来还是满脸愧疚。

妹妹那时候已经打工了,我上学的时候曾去看过妹妹。那是一个韩国的耐克鞋加工厂,妹妹的车间主要是一个加工运动鞋底的,里面飘着刺鼻的塑料味,但为了补贴家里妹妹一直没有调车间,每个月妹妹总会给家里寄几百块钱,我知道那是妹妹所有的工资和加班费,但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就已经很厉害了,总会有人说妹妹在外面赚大钱,他们不知道那是妹妹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终于过了大约一个月,我和父亲说我也要去妹妹的厂里打工,父亲没有说话,母亲却不愿意了,她不愿意自己还是个文化人的儿子去外地打

工。我没有说话,当晚就和妹妹打电话说要去她厂子工作,妹妹说厂里临时不招人,不过可以过来碰碰运气,我默默地整理着被子当然还有自己的书,母亲坐在那里悄悄地流泪。我不愿意成为家里的负担,那时候就可以找工作了,可是家里没有钱给打点关系,只记得父亲提着几十块钱的烟去了一个亲戚家,后来人家说不好办,没有几万块钱肯定办不了,父亲只好回来了,而那几十块钱也是我找工作惟一的花费。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当我像民工一样背起背包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尴尬,因为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父亲分担压力了。父母一直把我送到村口,一路上谁都没说话。车来了我立刻上了车,在我挥手告别父母的时候母亲竟嘤嘤地哭了,我没有再看母亲。当我猛地转过身自己已一脸泪水,再一次告别父母,我带着自己的理想启程了。

终于到了妹妹的厂里再次见到了妹妹,妹妹很高兴围着我问家里的情况。然而第二天妹妹陪我去厂里的时候我却傻了眼,因为厂里临时不招人,我使劲向那个负责招聘的说明我刚毕业一定能干好工作,可是最后仍然没有把我留下。我和妹妹非常失

望,可是没有办法我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早就没有回去的车了,自己的兜里只有5块钱(去的路费父亲只给了50块),怎么办呢?就是打一个三轮也得15块钱,还是走回去吧。当时晚上十一点况且离家得20里地,没有办法我只好背着背包,提着妹妹给母亲买的東西往回走,因为已经半天没有吃东西了还背着30斤重的背包,走到我们镇上的时候又累又渴,正好路边一户人家外面有一个水桶,我就大喝了一顿。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走到了村口,当时饿得已经快走不动,正好是秋天地瓜和花生都快收获了,我不由分说坐在一块地头上拔了几棵花生吃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偷东西吃,饱餐一顿后回了家,我不愿意让母亲看到我的窘态。

没想到我第一次的求职梦就这样破灭了,十年过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自己走20里的黑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花生是那么香那么甜……

3

在家的日子没有我想像得苦闷,毕竟父母已经默认了我的处境。看得

出他们也很内疚，毕竟家里没有钱去给我周旋工作，而我的未来也因为我的沉默而变得更加迷离。这个时候的我，我是孤独的，我体验了人生中真实的无奈与彷徨，它更增加了我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这个时候的我就好像是沙漠里的一个独行者，漫无边际而又不能停下来。

一天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妹妹来电话了，她们厂子这次真的招人了，如果你愿意去看你去报个名吧，虽然那里苦点，但毕竟是个大厂，再说你和你妹妹在一起也有个照应。”是啊，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妹妹都在那里干了好几年了，每年都可以给父母寄钱，为父母分担压力也是我很愿意去做的事。

简单的衣服、简单的行李，还是不舍的情怀，还是父母复杂的送别，我又起程了。岁月依旧悠悠，而我也习惯了一个打工仔所要面对的一切。到了妹妹的厂子，规模很大，有一万多职工，又见到了妹妹。妹妹很高兴，因为妹妹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很需要一个亲人在她身边。

第二天简单的培训后就开始分车间了，我分到了印刷车间，就是负责油印 NIKE 商标，很幸运，因为我是新招的员工中学历最高的，所以车

间主任让我负责生产计划，就是负责生产的定单分配和车间原材料的领用。而更幸运的是我们的车间经理是一个和蔼的韩国老头，我和他相处得也很好，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们还可以通过翻译来简单交流，看得出他很喜欢我，我更可以借助这个机会跟他学一些简单的韩国语，而我也在工作空隙教他一些简单的国语，他学得很努力。

我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工作，虽然车间里总是充斥着油墨的味道，但我干得很开心，厂里待遇也可以，第一个月我就拿了八百多的工资，而我就留了 50 元后连同妹妹的工资一起寄给了家里。厂里有单独的宿舍，更令我高兴的是厂里还有图书馆、电影院，而这些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但厂里管理非常严格，平时都不能随便外出，就是周六和周日出去也要经过几道安检，连上班上厕所也要签字后拿着出门证才可以。

很快我在车间里干了快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是我这几年来不多的快乐时光。终于有一天父亲来电话说家乡要进行分配考试，县里安排工作都要经过考试，虽然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过场，因为很多有关系的其实早就内定好了位置，甚至听同学说考卷他

们都可以再拿出来改。但是就是这些无所谓的考试也给处在半待业状态的毕业学子们极大的刺激。按照父母的意思我也想回家试一下,于是我又将再次告别我的打工生涯。在一个下午我通过翻译向领导表示了我的意思,虽然那个韩国人听不大明白我的意思,虽然他还是通过翻译挽留我,但我还是谢绝了,那个时候的我感觉未来应该是在我的家乡,毕竟那里有我的父母。临走时我的韩国领导还塞给我200元钱,虽然我明白他的心意,但我还是没要他的钱。无功不受禄。我尊重一个异国同事对我的同情,但我不需要用钱来衡量我们的友谊,彼此的尊重已经足够了。

在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一个女同事还约我出来表达了对我的感情,也就是这个女孩后来和我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当然有爱情、有相互扶持走过、有伤心的失恋分别,而这也构成了我的感情经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4

很快毕业分配考试过去了,因为我回来晚了所以错过了考试,不过我倒没有感觉到遗憾,毕竟考试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我们这些一点关系也没

有的根本不用奢望,更不用拿着带有父母体温的钱去讨好别人。我始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当然那个时候我不会体验到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境界,我相信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不用任何人的怜悯或者施舍,更不会拿父母的血汗钱去为自己谋一个未知数的工作职位。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也许是为了圆父母的一个梦想,通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等来了分配的消息,而这时候很多同学都找到了工作,这也使我自己更陷入了困惑。终于知道我分到了邻镇的一个粮管所,也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时的粮所,但是按照父母的认识我已经是一个工人了。父母很高兴,并嘱咐我如何去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几天我终于去报到了,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没有关系的都给统一分配到粮所了,而这个开始就意味着我们的命运。

很意外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也分到了那里,我们俩当时都很吃惊,而我们刚去的新人也没有具体的分工,每天就是搬运粮食、晒粮食等琐碎的事情。单位一共也就是几个人,两个所长、一个会计、一个仓库保管,剩下就是我们这几个“苦力”了。毕业时候的豪情与现实的差距似乎越来越

远了,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摸着生疼的肩膀我甚至更迷茫了,难道这就是我十年寒窗后的结局吗?难道这就是父母辛苦让自己上学后需要面对的现实吗?我的理想呢?而我的未来会一直在这里吗?

时间好像过得很慢,我也很少回家,我害怕看见父母的眼睛,甚至在父母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的后悔和不安。一个月过去了,我学会了补麻袋,学会了怎样在车上踩粮食,甚至三个人一天上午装了二十多吨的粮食。那个时候粮食曾是我的噩梦。也清楚地记得母亲摸着我长老茧的肩膀流下了眼泪。当我捧着第一个月的工资 389 元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丝的欣喜和激动,反而感觉自己是一个无助的棋子,进退都没法把握。

几个月过去了,我似乎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扛粮食、扫仓库、送粮食,一切按部就班,也无奈地接受了这样无聊单调的生活。而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出事了。当时我们粮所有一个副所长,因为宿舍挨着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这个副所长和我们的正所长有一些冲突,我们过近的距离让所长怀疑我们在搞帮派,而我那个时候好像心里并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在以后的时间里所长似乎对我有成见,在一

些场合上似乎冷淡了很多。终于有一次所长在大声责骂甚至是侮辱我的时候,我大声地反击了他,因为我不允许任何人来侮辱我的父母,人是需要自尊的。后来,在同事的劝说中我回到了宿舍。

一个晚上的思索,我终于做出了决定,我决定辞职。尽管那个时候所有的同事来劝我,毕竟辞职在我们粮食系统还没有先例,也就是在我去办辞职手续的时候知道我是我们那里第一个提出辞职的人。父母知道这个结果已经是三个月后了,母亲甚至一星期没和我说话。我理解母亲的想法,我是丢了母亲所认为的铁饭碗,而我的未来也重新陷入了困境。可是直到现在我从来没后悔自己当时的决定,也就是前年我再次回去看原单位,单位已经集体下岗了,他们都说当时多亏我早出去了几年,不然情况更糟。而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一丝的欣慰和释怀,我认为男人一生应该做出几个别人不理解的决定来……

5

我从粮所里辞职的事刚开始我没敢让母亲知道,因为当时自己也很迷茫,虽然现在看来过去的决定是正

确的,但当时确实有些冲动,甚至带了一些“赌气”的成分,我丢掉了父母二十多年的期待,我也丢掉了自己的阶级——饭碗与“工人”的称号。

当时我们分过去是三个新人,我,还有一个同班女同学,一个粮校毕业的男同事。女同学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和我三年来说的话都能数得过来,她是一个内向的人,我现在只能用善良来形容她;而我是一个稍微外向的人,而且很喜欢交朋友,但命运的再次相遇再加上很多同事有事无事的调侃,我们的关系逐渐模糊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恋爱了,因为人在低潮的时候对爱情的期盼是短暂的,而这个时候书与音乐成了我最大的朋友。音响当然不敢奢望,能给我安慰与共鸣歌声的是毕业时从师哥那里淘来的一个单放机,炎热的夏季宿舍里没有空调(当时不知道空调是用来干什么的),甚至没有风扇,只有一个人躲在蚊帐里伴着嗤嗤拉拉的歌声翻着一本书,可以是《三国演义》也可以是《飘》。

我的女同学也会偶尔到我宿舍里帮我洗衣服,也会一起出去喝2块钱一碗的羊肉汤,在这我甚至分不清同学或者女朋友的状态下过了几个月。她是一个沉默的人,而每当白天

干活非常累的时候晚上她总会偷偷掉泪,我没法安慰她,只好在她费力拉着小车的时候赶紧帮一把,而她会带着感激的眼光看着我,我却从来没有回应。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我不会用一个没有未来的爱情来伤害一个相伴了四年的同学。当然我也去了她家几次,她父母非常不喜欢我,说我家庭条件不好,长得也非常普通。在她哭着向我倾诉的时候我只有默默听着,是啊,我理解她的父母,如果我还有资格称为“火坑”,不要说别人就是我自己当时也是鄙视自己的,除了有力气来扛粮食我还有什么?钱是一个月400多的工资,最重要的是我的未来呢?

一个没有未来的男人是很可怕的,在我重复着这早起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时,我没有看到我的未来。而爱情更成了遥远的奢望,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暧昧,没有前卫的同居,没有现在流行的快餐式疯狂。没有开始的爱情当然没有结果,在我辞职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和她告别,我不愿意看到眼泪与分别,我不愿意让一个善良的人来承担我的苦楚。感谢在我落寞的时候给过我爱情的她,感谢在我身价400元的时候仍青睐我的她。几年前才知道她结婚了,有了孩子,我

却一直没有给她过电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同样在默默无语的同事送行下我结束了自己半年的“工人”生涯,回到了村里,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农民,把自己逼到了另一个悬崖。在我毕业后所有的工作历程中,我惟独没有后悔这次冲动的选择,我只是担心父母在村里受别人的议论与风言,而当时马上快春节了,母亲问我为什么单位没发福利的时候我只好用一些谎言搪塞。春节了我没有多余的钱给父母,但我有良心,而除了良心我还有什么?

2001年的春节来了,当喜庆、祥和再次降临的时候幸福却离我很远,我的路在哪里?2001年的我应该在哪儿?

6

纸是包不住火的,我的谎言在春节后半个月终于被母亲知道了。因为我们老家单位上班一般都是正月十五前,当我还在家里若无其事的时候母亲问我怎么单位还没开工。说实话2001年的春节到现在我并没感觉有多少不妥,因为我仍然在父母的羽翼

下享受着片刻的温馨与幸福。在与其后几个春节相比,2001年春节仍算是我的幸福时光,但我不再敢看母亲的眼睛,我怕自己的一点闪失就让父母再次陷入绝望。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成为了农民,成为了村里惟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

终于有一天我和母亲摊牌了,因为正月快过去了,有工作的都去上班了。出乎意料之外母亲没有打我,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挨打与挨骂的准备,母亲瘫坐在灶台前嚤嚤地哭了,父亲一脸暴怒,我只有低着头,脸深深埋着。对不起了养育了我二十多年的父亲与母亲,对不起了一直把我当成骄傲的大姐,对不起了一直把我当成偶像的妹妹,我让你们失望了,我愧对了父亲用汗水换回的我的学费。我愧对了妹妹在刺鼻车间里用健康换回的补贴,母亲你打我吧,也许那样我会好受很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沉默成了家里的主调,沉默地吃饭、沉默地跟着父亲去干农活,此时的我和任何伙伴没有任何区别,每次把活干完,父亲总是先回去,我会自己坐在地边想自己的处境,2001年我该这么过下去吗?

村里人也知道我不干了的事,经